

高等学校本科英语教改新教材
Textbooks for Undergraduate English Courses

总主编 史宝辉 訾 缨

文学里的生态 ——英美生态文学赏读

Ecology in Literature:
Selected Reading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Eco-Literature

主编 南宫梅芳 魏 文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 RW2011-32) 总主编
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英语专业)项目
北京市支持中央在京高校共建项目

文学里的生态

——英美生态文学赏读

Ecology in Literature:

Selected Reading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Eco-Literature

主 编 南宫梅芳 魏 文

编 者 朱红梅 罗 灿 武田田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里的生态: 英美生态文学赏读 / 南宫梅芳, 魏文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8
(高等学校本科英语教改新教材)
ISBN 978-7-301-25541-4

I. ①文… II. ①南… ②魏… III. ①英语—高等学校—教材 ②英国文学—文学欣赏 ③文学欣赏—美国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3806 号

书 名	文学里的生态——英美生态文学赏读
著作责任者	南宫梅芳 魏 文 主编
责任编辑	李 颖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541-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38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 460 千字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前言

像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文学致力于回答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生态文学则更专注于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人类认识自身的一个重要参照。人类既是大自然的一分子,又似乎常常超然于大自然之外。所以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些问题:大自然是什么?它是隐忍的大地母亲,还是没有思考能力的草木虫鱼?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伙伴,还是会出其不意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神秘力量?人类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着等级区分的金字塔,还是一个互相牵制、众生平等的生命圈?这些都是我们进行生态批评,研究生态文学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生态批评?什么是生态文学?简单来说,生态文学是一种反映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文学。“ecology”(生态)一词第一次在英文中出现是在1873年^①，“生态批评”一词第一次在英文中出现已经到了1978年^②，但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批评则出现在将近二十年后，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逐渐萌芽并蓬勃发展起来。美国学者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在1996年出版的《生态批评读本》(*The Ecocriticism Reader*)一书的序言中提到，生态批评是“对文学及其周围世界关系的研究”(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he physical world)^③。这个说法大大扩展了以往文学批评的圈子，将文学批评从性别研究、心理批评、社会伦理等纯粹的人文语境中解放出来，将环境语境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我国较早关注生态文学的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诺先生提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④

那么，如何对传统文学进行生态批评？如何具体进行生态文学研究？二十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的蓬勃发展为文学批评和研究打开了更加宽广的领域和多元化的视角，而从生态的角度出发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进一步拓展了文学批评的视野。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发展几乎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并行，关注生态问题的专家学者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生态文学进行探讨和研究，所以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从一开始就具有多角度、多层面的跨学科特点，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经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生态文学中的问题进行反思；它与心理分析的阐释方法相结合，对生态文学中所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层心理分析；它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将女性与自然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结合起来，挖掘女性与自然受压迫的深层社会和文化根源……当然，无论是对生态文学史的挖掘、具体作

① Lynn White,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JASA* 21 (June 1969): 42-47.

② 美国批评家威廉·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在其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文学和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中提到了生态批评一词。

③ 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xviii.

④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家作品的思想探寻,还是生态文学文本的分析阐述,究其根本还是回答自然是什么,人类社会与非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怎样,人与自然的关系与历史、文化、种族、阶级等之间的关系怎样这些问题。

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的第一章中列出了一个坐标,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四个基本要素和角度,即世界、作品、作家和读者。笔者认为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大体上也可以从上述四个维度进入,进而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1)研究某一生态文学作家的生态思想。文学作品中不仅蕴含着作家自身的人格和生活经历等,也反映了作家的生态思想和他试图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创作思路。(2)研究生态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生态文学作品与其他文学作品一样,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也受到当时社会现实的影响和局限,对生态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深层挖掘是了解生态危机产生根源的途径之一。(3)研究生态文学作品本身的特殊性。生态文学作品具有自己特殊的主题、叙事手法、语言特色等,在细读的基础上对生态文学作品的文本进行研究,可以挖掘其如何有效地利用语言和叙事来反映生态现状,揭露生态问题,表达生态思想。(4)研究读者对生态文学的接受。文学对读者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生态文学在揭露生态问题,警醒读者反思生态危机方面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读者的接受对于生态文学的创作也有着能动的影响力,一部成功的生态文学作品一定有着与读者的互动。

除此之外,生态文学和批评与传统文学批评相比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出现回答了我们在关切自然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生态需要和生态危机等相关问题,它是我们对自然环境的人文解读。同时,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生态文学作家中不乏研究生物、海洋、森林等自然环境的科学家。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出现,也许会是一个将自然和人文领域的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契机。

在这部《文学里的生态——英美生态文学赏读》中,我们首先追溯了英美文学的源头——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圣经文学,从那里找寻生态文化的萌芽。接着从生态批评的视角重新阅读了英美文学中关于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文本,最后呈现的是在生态批评影响下产生的当代英美文学的佳作。

英美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人类对大自然的态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具有伴随着悲欢的复杂传统。在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人类面对大自然,崇拜之心油然而生:大自然赋予了人休养生息的场所,也是人类探索宇宙和生存奥秘的出发点,在古代人类看来,与其说掌管宇宙的是神,不如说是大自然的神秘力量。春夏秋冬、草木山河都有着像神祇一样难以理解的生命力和控制力,是人类命运的主宰。在神和大自然的面前,人类不敢僭越,即便如俄狄浦斯王这样的伟大人物也难逃命运和神秘力量的安排。

在中世纪英美文学中,基督教的出现将人从对自然力的膜拜中解脱出来,人不再纠缠于不可知的自然神,而是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唯一一位全知全能的主。在漫长的中世纪,人的痛苦不再来自与大自然邪恶力量的对抗,而是如何才能使自己更加完美,以图在天堂与基督相遇。《圣经》的创世神话大大提高了人的地位,人不再是要屈从于诸神所代言的自然力的最卑微最弱势的群体,而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最完美的造物,为神管理这地的管家。

从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到启蒙时代的英美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的自信不仅因为与上帝形似而提升,而且因为具有像神一样的思辨能力而膨胀。人是

“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大自然则成为被控制和被利用的他者。但即便在这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洪流中，依然有不少的写作在探讨如何维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从而寻求生命的真谛。

浪漫主义诗人是伟大的，他们不仅让普通人和普通事件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成为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角，而且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给予了最深切的关注。他们医治时代的良药是接近自然：越接近自然，就越接近上帝，越能达到神、人、自然的完美状态。或许可以说，在十九世纪的经典文学作品中，浪漫是主旋律，这个主旋律不仅存在于浪漫主义诗歌，也存在于很多现实主义小说之中。在这些作品中，自然是一片净土，是那些敏锐的思想家们逃离喧嚣纷扰的人的社会，忘却人类文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地方，是诗人和小说家们休憩心灵的港湾。

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使人类越来越远离对自然、神和生命的原初的敬畏，以致最终滑进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成为导致环境危机的主因。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九章中说“历史记录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艺术（文学）描述的是将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文学具有预言、甚至创造的力量。这一力量尤其见于《寂静的春天》。1962年，蕾切尔·卡尔森（Rachel Carson）的一部《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拉开了现代生态文学发展的序幕。开篇第一句先把我们带回往昔美好的繁荣的农场、成林的果园、云朵般的繁花、绿色的原野——“从前，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城镇，这里的一切生物看来与其周围环境生活得很和谐”。然而“有一天，第一批居民来到这儿建房舍、挖井筑仓，情况发生了变化。”^①生态危机的矛头直指向人类。卡尔森的作品犹如一记惊雷，不但促动政府采取行动保护环境，也引发现代更多有识之士的思考与行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致力于揭示生态现实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作家们对自然的探索、研究的角度和层面趋向多元化，自然不仅局限于静态的、供人休养生息的草木山水，还包括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各种动物，复杂生动的生态系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自然”。保护环境不仅是保护山川草木，也要关注动物的生存和权利。自然不是人类的主人，也不是人类的敌人，而是手足挚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

最后，本书既然主要定位为教材，还要谈谈教材的使用。如前所述，英美生态文学作为英语文学中的一个现象，贯穿在英美文学史中，本教材的特点是选读与文学史相结合，让读者既能对生态文学的发展演变有一个历时性认识，同时又注重对具体文本的阅读、分析和阐释。从教学角度上说，我们不希望把它上成“精读课”或“泛读课”，而是要带领学生去思考，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因此，这门课程是一个以内容型（content-based）教学为主，兼顾语言技能培养的课程，即通过对生态文学作品的学习，启迪学生关于人类与自然、社会与生态、文明与环境问题的思考，同时通过听课、阅读、思考、研究、口述、讨论、写作等活动进行全方位的语言能力训练。

这类课程一般是32学时，而教材中的内容共有28篇选读，平均每学时上要上完1篇选读，如果按传统的精讲办法进行教学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教师可以采取重点讲部分选文，由学生自己完成其他选文的办法，可以通过微课、视频课等新技术手段加强学生的课外学习，也可以尝试小组项目、课堂演示、翻转课堂等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以期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① 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 1962. 译文采用吕瑞兰、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不论采用何种教学方法,都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使用本教材:

1. 理解英美生态文学发展史。采用文学史教学的方式,按照教材的编写顺序为学生讲解和分析英美生态文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脉络,让学生感受英美文学所表现出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本教材共分为四编,从古代开始,经过近现代,最后落于当代。在每一编开头都有对相应历史时期英、美文学中所体现的生态思想的概述,使读者对本历史时期的自然或生态文学先有一个提纲挈领的感受。在此基础上,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本历史时期的文学所反映的生态观,教师可以从每一时期的作家作品中选取代表性的进行阅读和分析,结合对思考题的讨论让学生通过具体作家作品观照生态文学的发展,得到更加具体和深入的认识,实现对英美生态文学史以面带点、由点及面的理解。

2. 作家作品中的生态思想分析。侧重文学作品分析,教师可以从教材中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讲解。由于本教材的编写基本按照历时的框架,对英美文学史已经有所了解的同学可直接进入作家作品,先阅读选篇,选篇后有“注释”帮助读者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细读作品后可以尝试回答选篇后所给出的思考题。在思考题的设计上,我们是将具体细节题与主题大意题目相结合,既通过细节类题目帮助读者理解语言层面的含义,又通过主题大意类题目提示读者对文本所反映的深层的生态意义给予暗示或引导。之后,学生可以阅读“作品导读”和“背景介绍”部分,对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或印证、或补充。最后,对相关作家作品感兴趣的同学还可以参考“推荐阅读”部分的参考书目进行扩展阅读和研究。

在生态危机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国内外进入生态文学领域的学者不断增加,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生态文学课程的学校也越来越多,这部《文学里的生态》正是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应运而生的。本教材虽无法将英美文学中的所有生态元素一一呈现,将所有的生态文学作家一一介绍,但是希望尽力帮助读者在赏读生态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回顾和反思英美文学中所呈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统,理解当代生态文学的风貌,思考人类当下所面临的生态问题。考虑到生态文学选读不仅可以在英语系开设,也可以供其他专业的学生选修课之用,或供英美文学爱好者赏读和学习,这部教材除选读外用中文编写,注释也尽量详尽,希望既能满足在校学生学习的需要,也可以成为英美文学和生态文学爱好者的读本。

南宫梅芳

2015年3月

Preface

I have been working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or “eco-literature”—for nearly thirty years, since entering a Ph. D. program at Brown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84. Soon after I started working on my doctorate, I encountered in the Brown library a recently published collection of articles by the prominent American conservationist John Muir,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Sierra Club (the largest American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and Yosemite National Park in California. I took this book titled *Wilderness Essays* home and immersed myself in Muir’s ecstatic essays about hiking and climbing and observing wildlife in the rugged Sierra Nevada mountains, “the range of light,” as he called it. Reading this book changed the way I thought about literature: It inspired me to begin thinking about the role of literature in helping human beings to explore and explain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planet on which we live. It helped me to realize that there are beautiful pieces of writing by authors who may not (yet) belong to the ordinary “canon” of accepted writers, the writers whose works are regularly taught in literature departments at universities and included on formal examinations concerned with “classic works of the literary tradition.” Muir’s writing—in *Wilderness Essays* and other books—also helped me appreciate the powerful potential of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and other socially engaged modes of writing to have a real impact on important social change.

After spending so many years studying and teaching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by writ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I have started to have a slightly different view of the field. For many years, my goal was always to “expand the canon,” to discover new authors whose work had not yet been folded into the official literary tradition. I wrote my Ph. D. thesis on canonical Henry David Thoreau and (at that time) non-canonical Annie Dillard, Edward Abbey, Wendell Berry, and Barry Lopez. I have for many years written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on a strange combination of canonical and non-canonical authors ranging from William Faulkner to Terry Tempest Williams, from Robinson Jeffers to Rick Bass. Recently, though, I have taken special pleasure in seeing how the field of “ecocriticism” (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 has begun not only to reach out toward non-canonical authors and texts, but to turn back toward the canon, scrutinizing familiar works of great literature by writers such as William Shakespeare and Tao Yuanming from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 (see, for instance, Professor Lu Shuyuan’s 2012 book *The Specter of Tao Yuanming*). This new book, *Ecology in Literature: Selected Readings of British & American Eco-Literature*, offers a fascinating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anonical works of Western literature (going all the way back to The Holy Bible) and works by prominent “environmental writers” whose work may be familiar to ecocritics but not entirely familiar to all teachers of litera-

ture, despite the efforts by scholars like me to make Edward Abbey, Wendell Berry, Rachel Carson, Gary Snyder, and other writers like them routine subjects in literature classes. The effect of combining canonical and non-canonical literature in a book like this is, I think, to acknowledge the literary beauty and social importance of the environmental writers I've just mentioned, while also acknowledging the environmental relevance of writers such as Mary Shelley, Joseph Conrad, Emily Dickinson, and Kazuo Ishiguro. It is exciting and delightful for me to see the striking combination of writers included in this anthology.

The field of ecocriticism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in literature and other texts, including film and music) has expanded greatly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Much of this work has been encouraged by the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website: www.asle.org), which has members all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university students.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world centers for ecocriticism (*shengtai piping*), publishing many important books and articles in the field every year, hosting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giving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earn M. A. and Ph. D. degrees in Englis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department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ecoaesthetic theory, and/or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This field of study is both intellectually interesting and socially significant. If we (human beings) are going to work toward greater balance between our technological power and our ability to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 planet, we must ask serious questions about who we are as a species, what we need in order to live meaningful lives, and what our responsibilities toward other species and toward future generations of human beings might be. Literature and other art forms help us to ask these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human nature and about our relationships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 more-than-human world. This anthology is an extremely useful tool in facilitating these crucial explorations.

Scott Slovic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Idaho, USA

致 谢

这本《文学里的生态——英美生态文学赏读》从酝酿到成书历经近五年。在这些年中，2010年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英语专业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生态文学教学和研究被提上重要日程；2011年外语学院新增“生态文学”专业选修课；2012年英语系为全校开设“西方生态文学”选修课；2013年英语专业得到北京市支持中央在京高校共建项目的资助。这一切既为林大英语专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台阶，也为我们这本书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在这些年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帮助。首先要感谢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史宝辉教授。如果没有他的策划，本书不可能成形；如果没有他的鼎力支持，本书便没有编写和出版的资金来源。按照史宝辉教授自己的说法，他是位“杂家”。正是因为这个“杂”，他是我认识的学者中最开明的，虽然身为语言学领域的专家，但是他对文学的兴趣和对文学批评的敏锐感觉一直是与时俱进的。他不但是语言学领域的专家，而且对文学卓有兴趣，对文学批评有着敏锐的感觉。在全国大部分院校的英语专业都在削减文学课的形势下，他逆流而动，带领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落实素质教育，不仅增加了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等必修课的课时，而且为学生新增了很多文学类选修课，其中就包括生态文学。也正是在他的倡议和鼓励下，我们的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才得以成立。团队从这本书的选题开始，就经常跟史教授讨论，从最初的迷糊犹豫到后来的条理清晰，从确定选篇到联系出版社，我们的每一步都有他的支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他灵感的火花点亮了我们努力前行的小径。

感谢美国爱达荷大学（University of Idaho）文学与环境领域的专家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教授。斯洛维克教授是生态文学领域成果卓著的研究者之一，是国际“文学与环境研究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简称ASLE）创会会长，《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的主编，也是中国学者和学生熟悉和喜欢的生态批评领域的学者之一。笔者在本书轮廓刚刚形成之际，很冒昧地给他发邮件，希望得到他的建议，很快便得到他热忱的答复。他发来自己计划出版的书稿目录供我们参考，为我们的选篇提出合理化建议，使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他欣然提笔为本书作序，是对这本书，也是对我们生态文学领域进行研究的有力支持。

感谢北京林业大学科技处、教务处，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教育部“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项目和北京市支持中央在京高校共建项目（英语专业建设项目）的资助，为本书的立项、研究、编写和出版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北京林业大学是在生态文明、生态建设领域进行科学研究的领军高校之一。虽然学校的重点学科是林学、水土保持学、生物学、环境学等自然科学，但是对人文领域的研究一直给予了学术重视和资金支持，这是本书得以完成的坚实后盾。同时，学校在生态文明领域的其他成果也为我们对生态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支撑平台。

感谢本书选篇的各位原作者。虽然其中相当一部分作者已经作古，但是他们为我们在生态文学领域的研究所留下的丰厚遗产是永不磨灭的；还有一些作者是当代研究自然书写

和环境、生态文学的新锐,他们的写作为我们打开了很多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窗口,开拓了人类在研究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理解自身位置的新思路。我们联系到了大部分原作者或代理人,他们都欣然同意我们节选他们的作品供中国的学者和学生赏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的作者实在未能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让看到这本书的原作者能与我们尽早联系,以便商讨版权使用事宜。

感谢在生态文学领域进行研究的前辈和同仁。近几十年来,国内外生态研究风生水起,本书正是在借鉴了大量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成的,但即便如此,也难免挂一漏万。笔者也借此机会希望学界同仁和使用本书的师生、读者不吝赐教,使我们在本领域的研究更上层楼。

感谢北大出版社的李颖女士,她对本书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如果没有她的努力和付出,本书无法得以如期出版。

南宫梅芳

2015年3月

于北京林业大学

目 录

第一编

认识自然——古代西方的生态观

背景介绍	1
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	3
维吉尔 (Virgil)	7
《圣经》(The Holy Bible)	13

第二编

浪漫自然——生态视域中的英国经典文学

背景介绍	21
《贝奥武夫》(Beowulf)	23
杰弗雷·乔叟 (Geoffrey Chaucer)	30
威廉·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39
约翰·弥尔顿 (John Milton)	55
玛丽·雪莱 (Mary Shelley)	63
威廉·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	73
托马斯·哈代 (Thomas Hardy)	78
威廉·巴特勒·叶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91

第三编

探索自然——生态视域中的美国经典文学

背景介绍	97
亨利·大卫·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99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108
艾米莉·狄金森 (Emily Dickinson)	114
罗伯特·弗罗斯特 (Robert Frost)	119
杰克·伦敦 (Jack London)	125
薇拉·凯瑟 (Willa Cather)	132
尤金·奥尼尔 (Eugene O'Neill)	138

第四编

融入自然——当代英美生态文学

背景介绍	145
蕾切尔·卡尔森(Rachel Carson)	149
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	157
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	162
加里·施耐德(Gary Snyder)	166
约翰·契弗(John Cheever)	173
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	184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	198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212
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acfarlane)	219

第一编 认识自然——古代西方的生态观

背景介绍

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大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早在人类文明诞生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就和其他生物一样,从大自然获取资源来维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在不同的文明阶段,对大自然也产生了不尽相同的认识。在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和意识水平的局限,人类对大自然更多的是崇敬和敬畏。在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类的自然观念中,虽然也有如荷马的《奥德赛》式的征服自然的豪情,但更多的则是对大自然力量的谦卑的歌颂,以及对回归古朴大自然的情怀的抒发。这两种思想感情在本章所选取的两位诗人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和维吉尔(Virgil)的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

在古代,人类对大自然的理解基本局限于宗教的角度,打雷、下雨、干旱、洪水等大自然现象都被人类用宗教的形式予以解读。因此人类文明中出现了神的形象,人们对诸神的崇拜其实就是对大自然的崇敬。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则——自然规律,否则就会惹怒神灵,遭到惩罚。在诗人维吉尔的作品《农事诗》中,诗人在每一章的开头都向和农业有关的神灵进行庄严的祷告。在维吉尔看来,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是一种和大自然的互动和交流,作物的播种、耕作、丰收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类利用自然规律向大自然索取资源的过程。农作物的丰收实质上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人类应该对大自然怀有感恩和敬畏之情。人类绝对不是至高无上的,并不能为所欲为。这种对神(或者说自然规律)的敬畏和尊崇的思想与后世所膜拜的征服、改造、统治大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在古人眼中,大自然不仅仅是高高在上、喜怒无常的主宰者,它同时也是一种美好的精神寄托。在忒奥克里托斯的《田园诗》以及他后来的模仿者维吉尔的《牧歌》中,两位诗人都向读者展示了完全理想化的、远离现实的田园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牧羊人放声歌唱,歌颂爱情和友情,过着恬静惬意的田园生活。但我们知道,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作品所表现的仅仅是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者更准确地说,对“回归”大自然的向往。因为从人类发展的历程来看,人类本来就是来自于丛林,起源于大自然的。但随着“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人类逐渐脱离了大自然,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居住环境——城市。然而对现实生活的诸多不满又让人们那种虚幻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充满了向往。此时,与城市文明生活相对的田园生活,便成了人们逃避现实的精神寄托。

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

【作者简介】

忒奥克里托斯(公元前 305 年? —公元前 250 年),古希腊诗人,以田园诗闻名于世。后人对于他的了解大部分来源于他的代表作《田园诗》(*Idylls*)。他被认为是西方田园诗的创始人,因为他开创了一种新的诗歌模式,并成为后世诸如维吉尔等诗人的模仿对象。以下诗行节选自《田园诗》第十二篇。



XII

Art come, dear youth? Two days and nights away!
(Who burn with love, grow aged in a day.)
As much as apples sweet the damson¹ crude
Excel; the blooming spring the winter rude;
In fleece the sheep her lamb; the maiden in sweetness
The thrice-wed dame; the fawn the calf in fleetness;
The nightingale in song all feathered kind—
So much thy longed-for presence cheers my mind.
To thee I hasten, as to shady beech,
The traveller, when from the heaven's reach
The sun fierce blazes. May our love be strong,
To all hereafter times the theme of song!
Two men each other loved to that degree,
That either friend did in the other see
A dearer than himself. They loved of old
Both golden natures in an age of gold.

O father Zeus! Ageless immortals all!
Two hundred ages hence may one recall,
Down-coming to the irremeable² river,
This to my mind, and this good news deliver:
E'en now from east to west, from north to south,
Your mutual friendship lives in every mouth,
This, as they please, th' Olympians will decide:
Of thee, by blooming virtue beautified,

My glowing song shall only truth disclose;
 With falsehood's pustules I'll not shame my nose.
 If thou dost sometime grieve me, sweet the pleasure
 Of reconciliation, joy in double measure
 To find thou never didst intend the pain,
 And feel myself from all doubt free again.

And ye Megarians³, at Nesaea dwelling,
 Expert at rowing, mariners excelling,
 Be happy ever! For with honors due
 Th' Athenian Diocles⁴, to friendship true
 Ye celebrate. With the first blush of spring
 The youth surround his tomb: there who shall bring
 The sweetest kiss. Whose lip is Purest found,

Back to his mother goes with garlands crowned.
 Nice touch the arbiter must have indeed,
 And must, methinks, the blue-eyed Ganymede⁵
 Invoke with many prayers—a mouth to own
 True to the touch of lips, as Lydian stone⁶
 To proof of gold—which test will instant show
 The pure or base as money changers know.



注释

1. damson: 乌荆子李树, 欧亚野李树: 一种欧亚李树, 因其果子可食用, 远古时代就有人栽培, 也作 bullace plum。

2. Irremeable: (古) 一去不复返的, 无法恢复原状的。

3. Megarians: Megara (墨伽拉) 是古希腊 Attica (阿提卡) 地区的一座港口城市, 该城市以出口羊毛以及其它动物及动物制品而闻名当时。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欧几里得 (Euclid) 就出生在这个地区。

4. Athenian Diocles: Diocles 是一个被流放到 Megara 的雅典人, 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拯救自己的朋友而付出了生命。

5. Ganymede: 在希腊神话中, Ganymede 来自于特洛伊。在荷马的笔下, 他是凡间最俊美的男子, 宙斯曾变作一只鹰将他带到奥林匹亚山上。从此 Ganymede 成为众神的斟酒人, 并获得永生。

6. Lydian stone: 即 touchstone, 试金石。Lydia 是古代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个王国, 濒临爱琴海, 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北部, 以其富庶和极其宏伟的首都萨第斯著称, 它可能是最早使用铸币的国家 (公元前七世纪)。该地区盛产的碧玄岩质地坚硬, 被古代人用来测试金银